

品花寶鑑

品花寶鑑

品花寶鑑

第四十九回

愛中慕田狀元求婚

意外情許三姐認弟

話說子玉送了琴仙回來。這一急一痛。便出了神。舊病復發。足足病了一月始愈。後來顏夫人已知琴仙出了京。道翁養爲義子。倒也替他歡喜。且說春航斷絃之後。田夫人又上了年紀。沒有媳婦。總是不慣。不得已命春航從權選擇清門。春航猶豫未決。意欲先覓箇小星。又以北人生硬。

總乏嬌柔。祇得先於老婆子家人媳婦裏頭。找箇細致的。來伏侍太夫人。那知道京裏這些老婆子。是一萬箇裏頭。揀不出一箇好的來。一日僱了兩箇來。都是京東婦人。四十來歲。一箇麻臉似蜂窩一樣。髮髻上罩著箇馬尾冠子。紫著褲腿。鬆鬆的似兩箇布袋。倒插得一頭紙花。走起路來。腰掀屁蹶。好不難看。且專門內外搬弄是非。四下裏調唆。不是說這箇作賊。就是說那箇偷漢。也不過是想掩他自己的醜處。每每人家骨肉不和。多因此輩所使。內有一

箇更覺奇怪。沙盆大的臉。水缸大的肚子。伺候了老太太一頓飯。便一樣事都不肯做。每一使喚他。他就裝聾做啞的。腆著大肚子。擺開八字腳。穿著薄底鞋。抽著關東烟。去我那些火夫打雜的。大哥長大爺短。嘻嘻哈哈。坐在廚房土炕上。擠在人堆裏。要他說笑。箇盡興。隔一天還要出外半日。去找那些趕車碓米挑煤的孤身漢子。解箇悶兒。就見了春航。也要偷瞧一眼。春航如何看得慣這些東西。不到半月都攆掉了。又買了兩箇丫頭。十二三歲。也是三等

貨。一日趕車的周小三。與蕙芳說起他的三姐。情愿進來伺候老太太。又誇獎他三姐。粗粗細細件件皆能。還會縫衣寫算。針線活計。是不用說了。蕙芳也聞得三姐之名。收拾過潘三。想是箇伶俐人。也想見見他。問他怎樣收拾的。便與春航說了。舉薦他進來。春航不好推辭。一口應允。這三姐因收拾潘三之後。心上也有些懼怕潘三。要來報讐。故此小三在家。閒了兩三箇月。纔得進了這箇門子。後又見春航點了狀元。老太太來了。也沒有箇中意的人伺候。

所以想把他三姐帶進。也便當些。省得一箇少婦。孤零零的。住在外面。沒有照應。這日三姐收拾進來。打扮得不村不俏。薄施香粉。淡掃娥眉。鬢邊簪一朵榴花。穿一件月布衫。加箇夾背心。水綠綢子褲。翹然三寸弓鞋。細腰如杵。進見春航。叩了頭。春航一見。大爲失驚。以爲周小三的媳婦。自然是粗笨的。再不料如花枝一般。便和顏相待。命他去。叩見老太太。田老夫人一見三姐。甚是歡喜。更兼三姐千伶百俐。無一樣伺候不到。不但田老夫人。連春航與蕙芳。

身上也狠用心。做出菜來比京城裏的廚子高了十幾倍。老太太常給蕙芳東西。叫三姐送出來。三姐未見春航時。小三也沒有對他講過。當著不過尋常相貌。及見了那樣的風流瀟灑。如金如玉。那憐才愛貌之心。人人一樣。自然格外盡心。再見了蕙芳的人才。覺得自己比起來。竟差得多遠。心裏反覺自愧。偶然與他說句話。分外高興。所以待蕙芳殷勤之處。更是不同。見了幾回。也熟識了。一日春航不在家。蕙芳獨坐在書房裏。老太太知道蕙芳來了。便叫

三姐送點心出來。三姐托了碟子到書房門口。先欬嗽了一聲。然後進來。笑容滿面的叫了一聲蘇大爺。蕙芳也帶著笑回叫了一聲三姐。三姐道。這是老太太給你的。說著將碟子送到蕙芳手邊。蕙芳見他十指尖尖。套了銀甲。就接了放下道。請三姐叫我的名子。謝老太太的賞。三姐答應了。把蕙芳打量一番。蕙芳便觸起潘三的事。想要問他。卻又不敢。三姐慧眼一觀。已瞧出蕙芳像要問他什麼。便呆呆的看著蕙芳。等他問來。蕙芳被他不轉眼的看著。倒

有些不好意思。心中想道。我看他這箇光景。就問了他。他
也未必怪我。便笑盈盈的走近一步。叫了一聲三姐。我有
一句話要問你。又怕你要惱。不知好問不好問。三姐微微
笑道。什麼話。好問不好問。蕙芳又陪著笑道。我知道三姐
是箇女中豪傑。把那潘三收拾得爽快。是真有的事麼。三
姐聽了。臉上一紅。低低的啐了一聲。帶著笑轉身便走。又
道。我道你問什麼。誰又認得潘三。是那裏聽來的話。走到
簾子邊。那枝銀挖耳插得太長。抓著簾子落下地來。回轉

臉來。又是一笑。拾起插在頭上。急急的進去了。蕙芳雖然碰了箇釘子。見他還沒有什麼惱。尙是笑了兩笑。也還放心。然終悔自己失言。這事原不該問他。蕙芳回去了。以後來了兩次。沒有見著三姐。一日蕙芳又來。春航未回。在書房間坐。聽得三姐腳步聲。在他門前過。急出來望時。見三姐到二門口。叫小三說話。說了話進來。蕙芳意欲招陪他幾句。見他低了頭。當不看見。及走過了書房門口。又回轉臉來。卻正與蕙芳四目相對。三姐低鬟一笑而去。蕙芳自

此以後也看出沒有惱他的意思了。卻說春航要續絃。選擇清門之語。傳入蘇侯耳內。正合他意。便在武選司郎中楊方猷面前。略露了些口風。似要他去對春航說。託人來求的意思。楊方猷是春航的房師。心中甚喜。卽來與春航講了。叫他請人去求親。春航倒有些躊躇。因蘇家是世祿之家。門庭烜赫。自己雖成了名。依然寒素。因此有些不願。且未知那位小姐怎樣。也要留心一訪。但係座師願與他聯姻。且是房師來講。怎好推辭。口內只得允了。又說稟過

家慈再來覆命。楊公去後。春航知道子雲與蘇侯最好。且慢稟高堂。先找子雲訪問。到了怡園門口。見有一輛綠圍車。八疋馬擠在一邊。知道有客。跟班問明了是華公子在園。春航便先到清涼詩境。找南湘去了。卻說華公子爲琴言之事。與子雲有了嫌隙。如何又到怡園來呢。這華公子是一時氣性。寫了那封惡札。過了兩日。便有些自悔了。誰知子雲只當沒有事的一般。又不來招陪他。心內殊覺無趣。後與屈道翁送行。道翁倒把子雲的好處說了一番。又

說起扶乩。琴言與他前世原是父女。並將那首詩通身念給他聽。華公子聽了心中著實駭然。道翁又贊琴言多少好處。現在認爲義子。帶他到任。華公子冰消雨霽。倒有幾分過意不去。再將琴言細細一想。真沒有甚麼不好。倒寬了他。便也贊了幾句。道翁去後。次賢又來。纔將這事澈底澄清的講了一番。華公子始悔自己孟浪。又念與子雲兩代世交。爲這點事絕交。是給人要議論的。又因他是箇盟兄。祇得盡箇弟道。下口氣。先去招陪他。先是道翁次賢已

將華公子懊悔之意。與子雲講過。子雲是大度包容的。既是他先來。豈尙有芥蒂之意。便與從前一樣相待。絕不題起那事。華公子忍不住。只得說誤信浮言。認了不是。子雲也安慰了好些話。留他在春風沉醉軒小飲了一會而散。次賢南湖皆未。在坐。南湖昨夜於子雲去後。大發酒興。邀了次賢下船。兩人喝了一罇。把箇次賢喝得大醉。南湖掉了水裏。家人救了出來。已是喝了幾口水。今日腹脹腰疼。起不來。次賢也是昏昏沉沉的睡了。春航到他們房裏談。

了一會。打聽華公子去了。纔到子雲處來。此時子雲在寶香堂。見了春航進來。連忙迎接。彼此談了些話。春航問他與蘇侯是師生。可知他家的細底。子雲道。你問他做甚。春航將楊方猷的話對子雲講了。子雲連忙稱賀道。恭喜恭喜。這箇喜比你中狀元還要大些。春航笑道。不過顯官罷了。知道成與不成。吾兄倒先賀起來。子雲道。顯官什麼要緊。又不要借他聲勢。但這箇蘇侯是我的中舉座師。又是家兄會試房師。又是家嚴的盟弟。兩重年誼。一重世誼。是

極好的好人。這還別管他。我爲什麼說比中狀元還要喜
呢。我那兩位世妹。真是絕世無雙。有名的蘇氏二喬。大世
妹就是華星北的夫人。今年二十一歲了。名叫浣香。方纔
說的二世妹。叫浣蘭。一母所生的。若結了這箇親。就要叫
你喜歡得說不出來。那時你纔信我這句話。春航聽他說
得這樣好。似信不信的。便道。怎樣的好處。你如此稱贊。你
且把他的大概說說。你見過這人嗎。子雲道。怎麼沒有見
過。他姐妹兩箇跟著師母。常到我家來。看我們家母。且與